

铁面有情——毛相林的故事

我们低保申请有严格的程序。首先集体研究，村班子七八个干部要全部到场。达到了标准以后，进行公示，公示期结束后，再经过本组的群众评议，要通过后才能评为低保户。”说完，他叫杨元芬先回去，下午就去她屋头调查。

下午下班后，毛相林带着会计等人到了杨元芬家，发现她住的3间瓦房，除了床和铺盖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。没有评上低保，属于村干部对贫困户精准识别工作做得不到位。毛相林当场就向杨元芬表态：“你放心，这个事情，我会当个问题给你认真解决！”

看见杨元芬放了学的孩子在灶屋砍猪草，旁边凳子上的课本和作业本打开着，堂屋贴满奖状的墙壁和空荡荡的房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毛相林心一动，掏出两百块钱，说：“以后不要再去乡上闹了。这两百块钱，给娃儿买点零食和学习用品。3天后我要上来值班，你再来找我。”接过钱，杨元芬哭了。她今天去闹会议，原本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，没想到碰上了毛相林。

3天后，毛相林等来杨元芬，让她写了一个低保申请，签了意见交到乡上。当月，乡上从民政救助方面给她解决了一点资金。最后经过下庄村支两委反复研究，走完相关程序后，不到一个月，杨元芬享受到了低保。

没想到，吴自清因此造谣生事。在村里干了这么多年，为这个“老挑”，毛相林伤了不少脑筋。吴自清平时脾气倔强，还喜欢烂酒，有事没事就来找毛相林扯皮。

“赶紧回去割麦子，跑到这里闹么子？”看见他大清早就喝了酒，毛相林劝道。

“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贫困指标，我要修房子，现在没得地皮。要不然，我就一直要找到政府闹！”一身酒气的吴自清开始耍赖。

“你凭么子要地？你又不是贫困户！”毛相林要抓紧抢救，没时间理他，但看他越说越过分，有些生气。

“是你卡我，不给我指标！”村里设置了统一安置点，贫困户都可以到安置点修房。吴自清家房子在坎下，重新起屋他嫌面积小了。由于平常邻里关系处得不好，也没有谁想和他换地。

“瞎扯！指标是随便能给的吗？你家条件差了吗？”毛相林吼了起来。

吴自清家不要说在下庄，就整个竹贤乡来说也算富裕的。大儿子在骡坪场镇购有商品房，二儿子最近还买了一辆15万元的轿车，而且他们两户均已多年不居住在下庄村，根本就不能参评贫困户。毛相林曾苦口婆心向他解释了很多，他就是听不进。

“我三儿子残废，你当姨爹的，都没给予照顾！”吴自清跳起八丈高。

吴自清的三儿子当年去山上挖黄姜，摔断了手和腿，成了重残。村里也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，让他每个月享受政府的806元补贴，还住进了政府兜底建房的40平方米新房子，生病自付医疗费用不超过10%，住院费用超过300元的部分民政救助90%。毛相林心想，如果所有亲戚都不讲原则去照顾，那工作怎么开展？

在下庄，毛相林的亲戚不少。

前段时间，妹夫杨亨星也被毛相林一顿臭骂。

杨亨星曾是村里的危房户、贫困户，老两口

是老病号，有一个女儿嫁到了外地。最初，毛相林叫杨亨星起屋，他不起，说没钱；叫种柑橘，他不种，说不懂技术；叫搞好房前屋后环境卫生，也不配合，毛相林火了：“不要倚老卖老、倚穷卖穷，你贫困户就很了不起吗？”后来，毛相林以发展下庄旅游为契机，向县旅游局争取到扶持资金，对下庄村的房屋进行改造，杨亨星的老房子也被纳入改造范围，再加上危旧房改造补助，在毛相林的帮助下，他家没花一分钱就建起了一栋两层楼的新房。去年，全重庆市动态清理低保，因其女儿具有赡养能力，经过民政核查系统审核，杨家不再符合民政困难对象，就被取消了低保。杨亨星跑来找毛相林，要求照顾。“不得行！”毛相林一口回绝了。妹妹毛相玉暗地里找到嫂子王祥英诉苦，也还是不得行。

王祥英非常支持丈夫的工作，从不拖他后腿。毛相林在崖上修路时，一上山就是十天半月，她从无怨言，默默地将家里的农田种好，将老人、孩子照顾好，还喂养了六七头猪。毛相林经常在外人面前说，这门亲虽然是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下的，但自己娶了她，是人生的幸事。

“看么子看，赶紧忙去！”看见院坝里人越积越多，毛相林吼了一声。说完，转身准备往坡上去挑麦子。

“不得行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答复！”没想到，吴自清竟然冲到院坝边，把挂在花台上面的告示牌扯下来，右腿一抬，踩成两半，抓起半截木板要打毛相林。

吴自清的大儿子吴君攀正好爬上坎来，他一把抓住吴自清的手，拦住了。

“你今天必须给赔上！这是村里的公共财产，任何人都无权损坏！”看见裂成两半的告示牌，毛相林很是生气。

这时，手机响了，一接，是乡里打来的，说县领导来了，叫马上去乡上开会。毛相林手一挥，大家都各自忙去，不要看闹热了。又把口气缓和下来，对吴君攀说，等这个农忙结束了，你们起屋，就去把我家那块地平出来修。喊你爸不要再再去闹了，一天搞得文进武出不得安宁，像么子话呢。

黄昏，下起了小雨，水雾含烟，像绸缎般，在下庄上空飘荡。

当毛相林踏着摩托车从天路匆匆赶下来的时候，看见自家地头的麦子不见了，地也挖出来了，裸露出新鲜的泥土；一群村民载着红苕，嘻嘻哈哈声，向四周的山崖飘去。

原来，毛相林上午去开会之后，毛连军和龙云根本就忙不过来。村民们看在眼里，毛相斌提议：我们先帮毛主任把麦子收了再说。于是，毛相礼来了，杨亨双、杨元鼎、袁堂清、彭仁松、杨亨武来了，刘世琼、陈正香、王先翠来了，就连吴自清，酒醒了也来了。像当年修路一样，男人分成几个组，女人分成几个组，割麦子的割麦子，挑麦子的挑麦子，打麦子的打麦子。午饭后，看见下起了雨，男女又分成两个小组，男人在前面挖地，女人在后面栽红苕。

看见这一幕，跳下摩托车的毛相林突然明白，当年修路的下庄精神，还在。他情不自禁地蹲下来，在雨中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大山无言，默默地看着这个“矮小”的汉子……

我成了荣昌美食的快递员

□于晓瑜

贾平凹说：“人的胃是有记忆功能的。”味蕾不会忘本，这在我家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我们一家三口，分居成都、重庆渝中和荣昌三地——先生工作在蓉城，女儿在渝中半岛读书；我长住荣昌，隔三差五奔走成渝两地。挺好，都不过一小时高铁的距离。

出发前，通常会接到女儿的电话：“妈妈，我想你了，来看我时顺便带点卤鸡腿、猪儿耙、凉糕。”有时，先生也会打来电话“点菜”：“过来玩玩，顺便带点卤鹅、黄凉粉、猪油泡粩。”我调侃道：“与其说想我，还不如说想荣昌美食了。”电话那头，便是一阵啼哭。

出发的时候，行李包里占用空间最多的就是各种吃食，说是探亲，还不如说是给那父女二人当美食快递员。呵呵，荣昌美食居然成了我们一家三口保持亲密联系的纽带。

女儿最爱吃的要数“小罗卤鸡腿”。翻开行李包，一股卤香裹挟着肉香扑鼻而来，女儿抓起鸡腿便狼吞虎咽起来，一个劲儿地赞叹“好香！好香！”几个油而不腻、香辣可口的鸡腿下肚，馋虫便被彻底勾了出来。她又剥开万灵猪儿耙。这种耙耙糯软却不粘牙，无论是咸馅的猪肉、香葱，还是甜馅的芝麻、花生，都是皮薄馅丰，爽口润喉。

这时，肚子已饱了，但女儿还要来一碗凉糕，也就是俗话说的“甜食封口”吧。碗红小吃“杨国桥凉糕”，古法制作，晶莹剔透，软糯、细腻、丝滑，配有百香果、红糖、菠萝、芒果、柠檬、麻辣等10余种口味，若是几种味道都想来一点，可以点一份“四不像”。经过精细的打包，半个多小时的高铁车程，一份“四不像”凉糕摆在女儿面前，仍然新鲜完好。



【地理重庆】

挂榜山的前世今生

□笑雨

每当夜幕低垂，有一处引人注目的地标建筑，闪烁在万家灯火的璧城上空——那就是挂榜山上的电视塔。无论你走到璧城的哪一个角落，这颗“定海神针”都会击中你的视野，让迷失方向的人很快弄清自己的方位。

挂榜山？其实就是大家都熟知的皂槐坡或电视塔公园啦。我且说说它的前世今生吧。

按《清嘉庆璧山县志·城池》所记，“自元时兵燹后，璧邑蓬蒿满地，江西余干县志士张本，明成化间来任璧山知县，披荆伐棘，创建城垣，祀人名宦祠。”这就是秀湖公园天子桥西岸的第一块浮雕“张本筑城”的由来。最早的县城“旧系土城，明成化，知县张本砌石城，高一丈五尺，周三里八分，计六百八十四丈。城内三街六巷，门五：东曰迎恩，又一曰小东门，西曰临高，南曰拱秀，北曰演武，明末圯。”由“周三里八分，计六百八十四丈”可知，最早的县城小如弹丸，由3条街、6条巷子组成。城门有5个，东边叫迎恩门，又叫小东门，西边叫临高门，北边叫演武门，南边叫拱秀门。其东、南两面，以璧南河和小河沟为城池，背面倚五峰山，即烈士陵园和老壁中后祠城。城南小河沟与璧南河交汇处叫文笔嘴。

《乾隆·璧山县志(山川)》的记载是：“挂榜山，城南一山，当泽宫之右，三望若屏，俗呼为挂榜山。”所谓城南，即是拱秀门一带。泽宫古指“习射选士之处”，后指学宫，即学校。县志中所说的泽宫据说在文笔嘴附近。而由拱秀门南出，泽宫之右为挂榜山，即是今天的皂槐坡。

“挂榜”一词由古代科举考试而来，本意为张榜公布。清道光年间，璧山翰林王俸曾撰联镌刻于魁星楼上，称颂璧山形胜。其联曰：“剑壁重重，四面山悬龙虎榜；油溪泼泼，一条水入凤凰池。”“四面山悬龙虎榜”与挂榜山得名十分贴切。魁星楼位于文笔嘴旁，璧山酱园厂附近，后来拆除，老璧山人有记忆。

挂榜山得名与璧山自古崇尚科举有很

女儿吃得心满意足后，也晓得让她妈妈宽心，说她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，直叫我放心。

先生特别钟情荣昌卤白鹅，“卤鹅卤鹅，盯一眼走不脱”。打开包装袋，还没来得及上桌，他便抓起鹅脑壳啃起来，那滋味像许久不曾吃过肉似的。先生的母亲开过卤鹅店，他从小就是吃着卤白鹅长大的，却永远吃不腻，久了吃不上还想念得很。荣昌城区大大小小的卤鹅店少说也有几百上千家，遍地开花的“荣昌卤白鹅”融合了潮汕与川菜风味，金黄发亮、五香味浓、耙软适中、骨质酥脆、骨髓香滑、肉感香嫩，不用沾调料也食之有味；如拌入辣椒、姜葱等，又是别样的清新、浓醇。

荣昌黄凉粉就是先生的第二道菜了。本地正宗豌豆做出的黄凉粉，拌上各种佐料，粉质感、清香味十足，自然爽口。

有着荣昌美食情结的先生还离不了最后那道点心——荣隆猪油泡粩。在米浆中加入鸡蛋、猪油熬制的泡粩，色泽诱人，光滑软嫩，甜香可口，细嫩化渣。

荣昌的美食还有羊肉汤、铺盖面、清江豆豉鱼等等，都是重庆那对父女爱吃的。可惜这些带不走，他们只有回家吃啦。

作为回报，先生会带我去逛锦里买天府蛋酥，去春熙路排队买入口即化的金爪爪，去杜甫草堂品味麻辣豆腐，再到宽窄巷子听一出川戏。

女儿则带我去解放碑八一路吃一碗暖心窝的山城小汤圆，到磁器口品尝陈麻花和张飞牛肉，去洪崖洞欣赏网红夜景，还牵着我的手，在重庆最美街道走走。

看吧，我们一家三口就好比“川渝一家亲”。工作、生活在荣昌的我，为家人带去的不仅仅是美味，更像是一小时“双城经济圈”的大融合。我也仿佛看见，成渝两地携手合作的更多项目在荣昌落地开花。

【文艺评论】

那种仰望星空般的快乐——影片《一秒钟》观后

□许大立

张艺谋这部据说他花了多年时光心血精心打造的影片，故事其实再简单不过：上世纪70年代中期某晚，在大西北某地农场一分场劳动改造的“坏分子”张九声，收到亲人来信，说他的女儿出现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第22号《新闻简报》上。他思女心切，赶到场部时电影早已散场。此刻，流浪儿“小吉林”刘闺女，因为借人家的时髦胶片灯罩被弟弟不小心烧坏，被人逼迫，情急之中偷走了一盒电影胶片。于是，在荒寥死寂的沙漠戈壁上，开始了一场你追我逐的胶片争斗。

那段生活对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来说太熟悉了：看电影已经不仅仅是看电影，而是成了一个节日，一种中国式的乡村嘉年华。这种盛况不仅仅发生在大西北荒山僻岭，即便在相对富裕的内地，也同样是一场精神大餐与盛会。其间发生的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悲欢故事，也早就在不少影视剧里有过淋漓尽致致的表现。

言归正传。那盒胶片在张九声和刘闺女之间反复折腾，得而复失，失而复得，不断地悲喜异位。这个发生在夸张年代的夸张故事，在张艺谋手里演绎得一点也不夸张，反倒显得格外真实。范伟扮演的放映员范电影，尽管一两个月才能放一次老掉牙的电影，却成了二分场的偶像和大咖，所有人都对他毕恭毕敬，走在路上还有人往他兜里塞红枣花生。不由得想起我当年下乡时，小镇上的长途汽车售票员和食品站的刀儿匠，居然是咱们公社最具影响力的公众

人物。因为一盒胶片意外损坏，居然男女老少总动员，都听命于一个放映员，拿来了家里的水桶绳子被子扇子，对受损胶片进行抢救，数百人就坐在台下死死守候。当宣布抢救成功时，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欢呼与呐喊，让你感到不可思议，却又切实感受到一种奇妙伟大的精神力量。

饰演“坏分子”张九声的张译，对这部片子以及那个时代可谓研究很透很深。张九声听说自己的女儿上了《新闻简报》，居然一路追踪刘闺女，穿越沙漠冒着风险忍饥挨饿到了二分场，几番波折打斗之后，由一个固执地要看女儿银幕影像的父亲，幻化成了保护刘闺女姐弟的英雄。烂衣破履，皴裂一脸，满身疲惫与无奈，可他的父爱仍如瀚海沙浪广阔无边滔滔不绝。刘闺女因为保护弟弟做出偷胶片的错事，小女孩的身世与单纯让张九声看到了父亲的责任，于是他要两全——既要看到女儿的影像，也要保护孤苦无依的刘闺女姐弟。最打动我的细节，那就是保卫人员阻送张九声返回一分场的路上，掏出他上衣口袋里的那张有他女儿影像的小小的胶片，扔到了无边无际的沙漠中，任由风吹沙漂飘飞而去。张九声奋力抗争，绝望嘶吼，那一刻他的凄凉眼神惊悚绝伦，也让我魂魄飞散。

张艺谋的高明精到在于，此时他让张九声的对手出现了。刘闺女在远处沙山上为他送行，奔跑着，跳跃着，挥舞着一个漂亮的胶片灯罩。这给绝望的张九声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离别，有了一丝暖意一点缓解。回过头再想，介于